

“踏石留印”的人

——忆伯祥书记抓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二三事

在寿光广大干部群众眼里，王伯祥是位不摆花架子、不说空话、不图虚名，注重调查研究、坚持实事求是、攻坚克难、“踏石留印”的人。他卸任县委书记已30多年了，但抓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几件事，使我记忆犹新。

破常规大胆选拔企业优秀人才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寿光工业基础薄弱，在潍坊市市区排名倒数。为推动企业发展，1986年伯祥书记带领县级班子成员，乡镇党委书记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到南方考察回来后，决定大干一场。当时企业厂长是计划经济形势下产生的，有的因循守旧，有的能力弱，难以担当打工业翻身仗的重任。伯祥书记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同时，让组织部门对全县50多家企业厂长进行了一次民主测评，要求凡优秀的当任，不称职的更换，新任的公开选拔，并研究出台了《关于企业厂长经理选拔任用的条件》，在全县首次大张旗鼓地公开选拔企业优秀人才。先从企业和各经济部门推荐了100名后备干部，又从中破格选出40名作为厂长经理人选，分批充实到企业领导班子里。当时企业干部是有行政级别的，这个突破确实很大胆，意义重大，为寿光工业发展闯出了新路。1987年时年53岁的台头镇经委主任陈永兴到当时的县造纸厂任厂长，几年后使这个濒临破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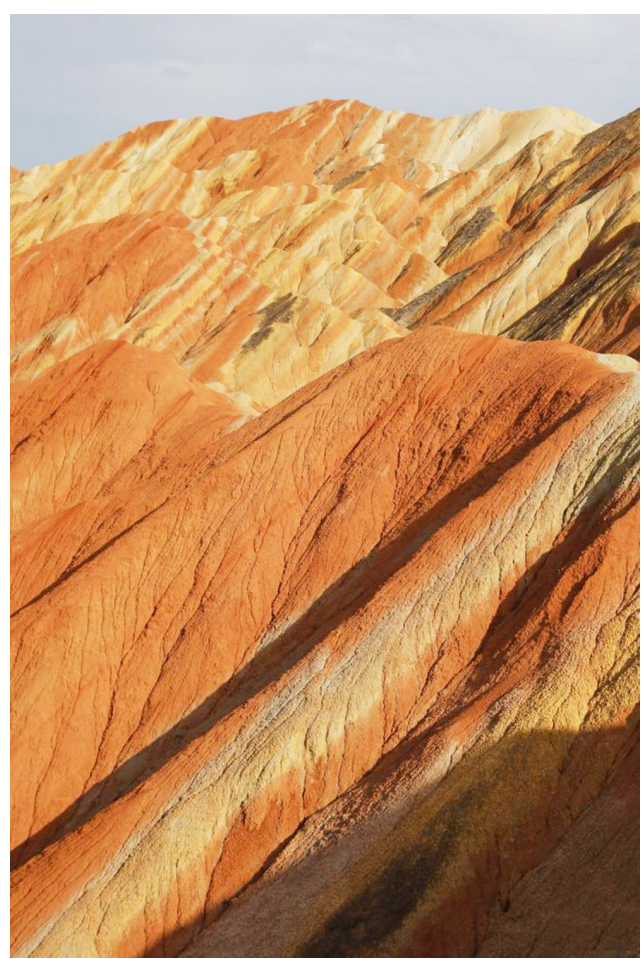
的企业成为全国造纸行业的排头兵。24岁的田其祥是选任企业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位，后来接任供电公司总经理，成为同行业的排头兵。选拔了一批能人，发展壮大县属企业。

下真功夫整顿后进村班子。1987年全县农村后进村班子占12%左右，其中瘫痪半瘫痪的占5%，多数是老大难，数量不多，但影响面大。伯祥书记深入基层了解这一情况后，决定采用小分队形式，对症下药。县委抽调了120名农村工作熟、有能力的县乡干部，组成了十几个小分队，吃住到村，分批整顿。他自己在广陵乡蹲点，掌握实情，问计于民，不断提出分类施治的思路办法。对不团结的班子，拆墙填沟解疙瘩；对干部作风问题突出的班子，批评教育严党纪；对被遗留问题压弯了腰的班子，清理查处扫障碍；对经济意识差的班子，更新观念选能人；对缺乏人选的班子，内选外返抓培育。从1987年到1989年，经过三年整顿，全县121个后进村，89个上升为一二类，其他都有了明显好转。此经验做法，在1990年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农村后进党支部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典型介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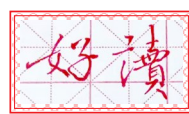
花大气力进行农村综合治理。1990年当时全县农村较普遍存在：村级组织不健全、热点难点问题多、服务功能差，影响了农村发展。

伯祥书记在充分调查研究了解民众需求的基础上，提出在全县进行农村综合治理。这年春节刚过，先抽调县直100名机关干部在孙家集镇搞了三个月试点，然后组织500多名县乡干部深入到村，采取统筹兼顾，分三批对34个乡镇的1003个村逐个进行综合治理。经过一年的治理，健全了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，强化了社会服务功能，较好地解决了农村财务乱、经济合同乱、宅基地规划乱和社会治安差的“四大难点”问题。为实现农村长治久安，针对以上问题，伯祥书记坚持前瞻性思考，亲自组织县直有关部门，依据上级政策和法律法规，结合当地实际，制定了农村基层组织设置、农村干部报酬、农民合理负担、经济合同及财务管理、宅基地规划等17个方面的文件。为使这些文件切实可行，他多次召开座谈会，上下征求意见，七易其稿，最终形成，汇编成册，发至各村，宣传到户。老百姓称这些文件为“红皮书”，遇到问题就到红皮书上找答案。治理效果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，全县农村号令畅通，人心顺，各项工作出现了新局面。当时农民日报、经济日报以“寿光有本红皮书”进行了报道。1991年全省农村党建先进县评选，寿光首批进入。

王家相
(原寿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)



七彩丹霞 马希平/摄



心中的故土

——也读《文化苦旅》

一段时间来，或许是阅读的书目纷繁，脑海中似乎有一丝的困顿，像是走在茫茫的沙漠中，不见尽头，漫无目的，直到读过余秋雨先生的《文化苦旅》，心中才豁然开朗，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，痴迷了，醉情了。

也难怪，读过《文化苦旅》，总有一种亲切的滋味萦绕心间。余秋雨先生的《文化苦旅》寻访的是一些中华文明的代表性遗址，自有一些淳朴、自然的元素，朦胧的故乡的味道，对于一些巴比伦文明、希伯来文明、阿拉伯文明等的特色文化遗址，他每每都是身临其境，甚至是浸淫其间好长一段日子，这样的一篇篇散文的语言文字自有它的独特之处，他所经历的都是常人见所未见，思所未思的一些东西，这才凝结出了这一篇旷世之作——《文化苦旅》。

《文化苦旅》是余秋雨在游历富有文化内涵元素的历史古迹中的深思。旅行中思考，思考中旅行，就有了目标，就有了自己的一些体会，穿越古今，风土人情，衣食住行，思

维的符号不经意间都流入其间，细枝末节间展现的是朴素的、多彩的文化，故乡的韵味，朴素感、亲切感油然而生，爱不释手也就难怪了。

文字的优美也造就了《文化苦旅》诗一般的意境。一句“枫落吴江冷”不经意间把肃杀晚秋的清冷浸肤，水寒彻骨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是那样朴实、自然，枫叶、吴江……这不就是自己多年来心心念念，苦苦寻觅的乡村风景、乡土气息？

对于古诗词的信手拈来，深入骨髓的透彻，更加显示出余秋雨的文学大家的风范。夜航中对于垂虹桥的古老，余先生一句“曲终过尽松陵路，回首烟波十四桥”对于桥的历史文化说得再明白不过，诗情画意跃然纸上，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”，写出了禅寺的清幽、神秘，读来真是欲罢不能，如醉如痴。

一部《文化苦旅》回味无穷，对于以后的阅读我似乎有了些许的明了。

一甲小学 王志忠

渐渐消逝的炊烟

20世纪70年代，我还是少年时期，住的是茅草屋，煮饭用大铁锅、烧柴草，灶台连着大炕，烧柴草产生的烟雾从炕洞里钻进屋山的烟筒里，再从屋顶冒出来。乡村的清晨或者傍晚，缕缕炊烟从各家房顶升起，格外壮观。

那时上小学的我，放学后和小伙伴一起去田野里挖野菜割猪草，傍晚回家的路上，看到房顶升起炊烟，我和小伙伴们兴奋地比画着，辨认那一缕炊烟是自己家的，看到自己家房顶冒出的炊烟就知道母亲在做饭，饥饿的肚肠便有了温暖，有了慰藉感。

冬日的清晨，母亲坐在灶台前点燃柴草，手拉起风箱，“呼达”“呼达”的响声中灶火渐渐旺起来，一会儿工夫饭被蒸熟，热气在屋里盘旋，母亲经常弓着身子做家务。那时候买不起煤取暖，早上屋里空气凉飕飕，盖在棉被上的棉衣也冰凉。做好饭后，趁灶中还有火苗，母亲拿起我的棉衣双手托着在灶台口烘烤，冰凉的棉衣经过一阵烟熏火燎，热乎乎的，穿在身上暖暖的。我穿上带着暖暖母爱的棉衣，吃过早饭，高高兴兴

地上去上学。

村里最惬意的时光还是傍晚，暮色四合，袅袅炊烟从各家茅草屋顶升起，荷锄而归的人们带着一身疲惫回到炊烟升起的家。娘在家门口大声地喊叫自己孩儿的小名，呼唤玩耍的孩子回家吃饭，那些在草垛边觅食的鸡狗鹅鸭准时回到主人家，欢快地享受主人赏给的晚餐。时过境迁，那些热闹的情景时常浮现在脑海里，心中满满的回忆。

“悠悠牧笛随风去，袅袅炊烟入画来”，朴素的炊烟在诗人笔下有着独特的韵味，如诗如画，恬静的田园生活令在都市生活的人心生无限向往。长辈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没饭吃就没草烧。只要烟筒里还冒烟证明还有人在，家里还有粮食吃。锅里蒸的和锅底烧的同样来自田间生长的庄稼。那时候水浇条件差，靠天吃饭，旱涝不收，田地里多是种地瓜、大豆，收了地瓜，地瓜蔓子拉回生产队喂牲口，打豆子碾碎的豆角皮也留着喂牲口，只剩下少量的豆秸秆按人头分给社员。秋后地里没活的时候，那些劳动力便推起小

车，带着干粮到远处的荒野搂草，经常是一个人在一片茅草地搂过后，接着第二个，第三个人再复搂一遍。拖着大铁耙子搂一天也就搂一小推车草。秋后村里的果园周围护园的刺槐飘落下的树叶也被扫得一干二净。因为做饭烧的柴草种类多因此锅底灰被称为百草灰，也是治病的偏方药。

由于分的粮食不够吃，记得父亲经常用推车推着家里少量的大豆到山地里换地瓜干。通常晚上摸黑走，因为那些重要路口专门有人拦截，如果被截住会把大豆没收，那种生活的艰辛成为一代人的回忆。

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社会不断进步，人们住进新瓦房，年轻人多都住进楼房，一日三餐吃的是白馒头，做饭用煤气、天然气，象征人间烟火气息的炊烟也逐渐消失了。现在农村人做饭极少烧柴草，田间成熟的庄稼用机械收割秸秆还田。路边的茅草长成一人多高，也无人问津，村里的草垛也销声匿迹。袅袅炊烟只存在人们美好的记忆当中。

宋云仙

弥水副刊征稿启事

弥水副刊欢迎您将创作的文章、图片发送给我们，要求：

1. 文章言之有物，传递正能量，能给人启发、借鉴。图片要精美、有故事。
2. 篇幅限于千字内，电子版投稿，请认真校对，文责自负，杜绝抄袭。期待您的支持和参与！

投稿邮箱 sgrbfbkjb@163.com